

# 割房

作者: 征夫涙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# (一)

拖著所有家檔，兩大件行李，走下樓梯才意識到，鬼節搬家是禁忌。沒辦法，住所六人，都是外來打工留學，警察一日內在家中拘捕六人，太邪門了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
急著離開，這個只住了不夠半年、在新加坡的第一間屋。

因公司急趕，要走馬上任，落機到埗不足幾天，就要安頓下來。碰著虛假而散漫、笑面虎般的地產代理Jason，貧窮遇上不幸，半推半就，住進了劏房。

「劏房」是甚麼？

就是房中房，分間單位也，業主將住宅再分間成幾個極細獨立房，一般每個獨立房大概只有七八十平方呎。而我的新天地足足有百三平方呎，才一千塊！有單人床、高身衣櫃、窗口、大時鐘，不錯呢。全間屋近千呎，分間了六間房，共用廚房、廁所、洗衣乾衣機。雖說本地人均居住面積多達三百多呎，在此比上不足，但對外比下有餘，對比起「劏房」的發原地——香港——人均居住面積只有百六平方呎，但當地租呎價至少貴三四成！

有本地人早跟我說，那大廈龍蛇混雜、光怪陸離，乃罪惡溫床，要多加防範，但表面看來，沒那麼可怕啦。

座落於市區、超過五十年樓齡地標，甚有特色，橙色外牆配少量綠色，加上三隻紅色大字，份外搶眼，大廈商住兩用，地下幾層有大量食肆、百貨店、手機舖、按摩、理髮、風水等應有盡有。雖然老舊，人流卻極旺。

樓高約三十層，而升降機只到五的倍數樓層。住十二樓？可以乘升降機到十樓，走上兩層樓梯，或到十五樓走下去，真的...好方便啊呵呵。

## (二)

「�！嘑！」

機關根掃射聲不絕於耳，在搬進來第二天，我就感受到環境可以多惡劣，隔壁的留學生叫拉克，整天打電腦遊戲，劄房牆薄如紙，隔音極有限，每當他帶同鄉兼同學來耍樂，不免喧鬧，遊戲機對戰聲響徹到早上四五時，屢屢投訴不果。除了擾人清夢，更常常帶著幾個訪客衣物來洗衣，一袋二袋，動輒連續十小時，洗衣機、乾衣機都吃不消，一個月壞一次。幾個租客都分別交涉過，拉克及同學總推搪說，「哎呀在學宿舍洗衣要錢」、「學校的又多規矩，就合租做私竇」，訪客逗留其間，阻塞共用空間之餘，更會色迷迷看看著出入的兩個女住客。

女住客投訴到地產代理嗎？

笑吟吟的Jason當然愛理不理，著大家以和為貴、遷就配合。是的，這裡有兩間房長期有女租客，一間貨如輪轉，大概是有冷氣但沒有窗口，跟都市生活一樣窒息吧，價錢對比其他房便宜，才九百塊，多半是剛到留學女生會屈就，但多數很快，來不久在本地交了男友，就搬走了。

倒是另一間房，名叫芳芳的女生住得較久，亦頗為特別。

### (三)

芳芳的外形亮眼，聲音更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在屋中，大部份時間只聽到她的兩種聲線：  
一是癡情勾魂的叫床聲。別以為是享受啊，長期聽著，也頗打擾休息。  
另一種，就是講電話，不是一般的響，而是叫罵，撕心裂肺怒吼、聲浪語氣震撼，喊破嗓子、用丹田中氣，持續罵戰，可謂嚇人，跟叫床聲反差極大。其餘時間，就算碰巧出入時碰面，都是架著墨鏡，一副高傲姿態，從不跟人打招呼。

第一次談話，都已是我般進後的第二個月。

剛下班回到家，入房前見到她，朝我看過來，像尷尬但欲言又止，我沒多理會就入房。  
不久她就輕輕敲門：

芳芳：「帥哥，可以幫我一個忙嗎？」

我：「幫甚麼？」

芳芳：「沒甚麼，就是看一看文件...」

這一刻我才細看清楚，芳芳五官突出，有點過份端正、鼻子筆直如尺，雙眼皮配大眼仔，妝容頗濃，極白厚粉，塗得艷紅的厚唇，肌膚透白，高米七有多，瘦而單薄，配以吊帶白色連身短裙，露出雙腿撩人，確婀娜多姿、風情萬種。

眼神誠懇、語氣溫婉，加上實在亮麗，好像...沒有拒絕的理由？跟她進房間，薰衣草精油撲鼻，房間較大，近二百呎吧，茶几上一支支化妝品護膚品外，地方尚算整齊，亦都有個同款大時鐘、高身衣櫃、雙人床，正我當驚訝原來有個套廁（私人廁所），想問租金多少時，她說：「可幫我看租約嗎？怕有問題」

我：「啊？你搬進來比我早，到現在還未簽？」

芳芳：「對啊，之前不知道，上星期才問Jason拿...」

我：「那租約都是一個範本吧，不會有分別？」

芳芳：「都是你幫我過目吧，我心裡不踏實...」

我：「不找朋友、其他住戶來找我啊」

芳芳：「我不懂英文，看不明租約、亦跟其他住客溝通不了，你是華人吧，看似懂英文...」

終於弄明境況，乍看租約跟我的分別不大，差別倒有兩項：

我：「嘩要二千大元一個月？在這城市，可租下一人單位私樓吧」

芳芳：「唉我都知被騙了...」

我：「還有還有...有條文寫"or pay by other mutually agreed means"，那麼有趣？我的沒有喔」

芳芳避過眼神：「去！連這都算計我...」

我：「你還未簽租約，理論上可隨時搬走去更好更大的地方吧」

芳芳：「但我人生路不熟，亦不能長期居留...」

我：「啊你工作證多久？一年？兩年？」

芳芳：「沒有工作證...就是旅遊喇」

我：「啊？做盛行？」

芳芳又別過頭：「別問...」

她通常下午 / 晚上才去上班，凌晨才回來，怎不會猜疑過她的職業呢？

我：「那你如何租這裡啊？」

芳芳：「就是...那個房東及經紀Jason都是我同鄉，說這裡條件好，錢好賺，我看是自己人，就天真信了，怎了被騙過來，生活又那麼苦...」

我：「不是說自己人嗎？」

芳芳：「也許，在華人社會，最愛就以『自己人』明義去騙『自己人』。表面說血濃於水，鄉親情誼，但到頭來還不是小心眼算計，暗地裡拿『自己人』好處，甚至出賣，畢竟最易出賣的人，就是最相信你的『自己人』。」

人離鄉賤，江湖凶險，尤其是恃熟賣熟，背後捅一刀的經歷，真的屢見不鮮。

我也無話可說，只好點點頭，回到房間繼續思考人生苦難，可是鄰房留學生拉克的電玩聲太嘈，就只好排隊洗澡，可惜陌生訪客太多，霸了共用廁所良久....

## (四)

「唉！冷氣又壞了！」

「Jason今朝又來收租，滿身是汗吧」

又隔兩三個月，Whatsapp群傳來的訊息，是來自劊房另外兩位住客。

劊房分成六間房，除了我、不諳英文的芳芳、留學生拉克、沒有窗口住客進出頻繁的一間房外，就剩下兩位男士，各住一間。

兩男最早住進來，看來頗為熟絡。

事緣屋內冷氣經常壞、拉克帶來的滋擾，跟兩男碰面時，間中都有談起，都訴說地產代理Jason幫不上忙。

不久後，兩位就把我拉進三人的Whatsapp群中，訴苦之餘，我發覺他們都頗八卦。

留意屋內的瑣事，似乎是他們兩人在外地工作的共同娛樂。

我不禁問：「收租？不是網上付款嗎？就算之前冷氣壞，請技工來修理都不見Jason啊？！」

然後我就去開會見客，沒空理會手機，但似乎我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，兩名八卦同屋主，你一言我一語把WhatsApp group炸版：

「呵呵你整天上班、回來就長關房門，當然有所不知，我倆在家工作，看到的戲多精彩呢」

「那Jason常常要美女（指芳芳）用身體交租喔」

「越來越密，今個月差不多十次」

「每次你也作紀錄嗎？」

「才沒有！要留意不如看無窗房新人能住多久～」

「住多久不是重點，重點是走的原因吧？會是被Jason的『以性交租』嚇怕，還是頂不住拉克同鄉的『注目禮』呢？」

「可能跟美女一樣答應呢 哈哈」

「女學生請助教來床上『補課』換A Grade就見得多，不會那麼快像美女般下海吧」

「數學題：究竟美女要被幹多少次，才抵一個月租？」

「談了那麼久，@（我）是扮忙，還是太驚訝，講不出說話？」

「哈，可能未見過世面？啊對了，早幾個月美女請入房，

@（我）為甚麼沒有動靜，那麼快離開啊」

「美女開價太高？呵呵」

見完客後，想到回到家又沒有冷氣，已愀然不樂，再在回家的路上滑手機，讀到WhatsApp群傳來的對話，兩位八卦男士的一字一句，除了點點驚訝，就更惴惴不安。

原來芳芳確身體為生，所以避而不談，所謂同鄉Jason亦這樣拿她著數，亦會邀請女租客以性代租金..這些都算了，真正令我憂心忡忡的是，兩位八卦先生對屋內各人動態瞭如指掌，連芳芳請我看文件的事，都看在眼裡兼牢牢記住，那麼，我自己的一舉一動不也被監視著？

怎能像動物園的百獸般被觀察？差不多把訊息讀完，邊行邊想著，就回到大廈，升降機上到十樓，走樓梯上十二樓時，就見到一長髮物體坐在梯間，開始入黑，面前披頭散髮、不見樣的物體在抽泣，不禁寒氣襲背，幸好定神一看，認得出其實是芳芳。

我：「你...沒事吧」

芳芳哭得梨花帶雨，虛應了句「還好」

我遞過紙巾後，問：「怎麼不回房呢？坐在這裡骯髒嘛」

怎料可能這「骯髒」觸發了她，用講電話的怒吼聲線，大罵到：「對！你們每個都說我骯髒！又要看

·又要搞！我做這行還不是被你們這些男人逼！當初甚麼同鄉之誼，帶我來這裡掘金；甚麼同鄉之誼，給我住房；甚麼同鄉之誼，帶我開工！原來做這行！有合法工作證不給，就要我用旅遊證來，還偷偷收起我的護照，然後收入抽一半佣！怎生活？！同甚麼鄉啊？自己人原來就用來哄騙和剝削！剩下收入交不起租，就要開工服侍Jason！每隔三兩天，我一化好妝他就進來！次次都那麼準時！又要交戲、姨媽來還要服務！又不時帶同鄉來食免費，不然就威脅送我去警局，每天再這間屋醒來都提心吊膽！我的媽呀！為甚麼我那麼命苦....」

男人最怕女人兩件事：哭，和鬧。

邊哭邊鬧，實在受不了，芳芳固然慘，但我一來愛莫能助，二來難以拆解與我無關的衝突，未能承載沉重負能量，就只好安慰兩句，就匆匆入屋。

## (五)

隔兩天，警察突然來電，說在屋內拘捕了六人，請我去協助調查。  
心中涼了一截，急急看WhatsApp，果不其然，原來一早，八卦同屋早就喊驚。

其中一個在較早之前，單機說到：「嘩美女跟那三個拉克同鄉好像鬧交」

「但雞同鴨講吧...美女氣沖沖回房，沒戲了...」

「啊三個拉克同鄉入了美女房」

「天啊，他們差點壓住了美女，她在慘叫...哎唷現在還嗶嗶聲！」

「我應該幫手嗎，還是君子不立危牆之下？」

三分鐘左右，又道：「啊，剛剛Jason衝入屋！」

「啊打到出廳了，我出去看時Jason叫我不要報警！」

「唉兄弟們我報了，麻煩了」

另一位呢？只見他被嚇走三魂七魄，簡略講了兩句，原來他一早外出辦事並不在場，跟我同一時間都被邀請到警局落口供，而不是拘捕，看來無大礙？

到我趕到警署，警員客氣地問長問短，有關住進這間屋的經過、與屋中各人及Jason等的關係等，見我沒有疑點，打算就此放行。

我摸不著頭腦，問發生甚麼事？

警員：「嗯，其實案發經過都很明顯，就不妨告訴你，拉克及三個同鄉同學、芳芳都會被遞解出境，也許一世都回不來了。第六個是地產代理Jason，他的罪名多著呢！」

我：「啊此話何解？」

警員：「話說，芳芳在共用空間洗衣時，被拉克及三個同鄉出言調戲，雖然言語不通，但芳芳稱感到冒犯，大腿還被摸了兩下，又驚又怒之下回房間，那幾個男的，衝入去企圖侵犯，雖然芳芳及時躲進套廁，但不消三分鐘，拉克及三個同鄉連廁所都踢爛。幸好Jason及時趕到，不過也挨多了幾拳...」

我：「但為何要控告Jason？救人都有錯？」

警員：「事情並不單純哪。那個業主，其實就是Jason的哥哥，早年舉家移民過來，業主入藉後購入單位，自己就長居外地，著弟弟Jason去處理收租，算是送間屋給與打理。有沒有想過，為甚麼Jason恰巧來到『英雄救美』？」

我：「errr...我不知道，幸運？究竟會告甚麼？」

警員：「才沒那麼幸運！首先，Jason帶芳芳來非法賣淫、私扣護照，告！身為地產代理專業失德，告！逞英雄時參與毆鬥，告！企圖阻止報警，可能會告！最有趣的是，我們找到，他能極速來到救人原因，就是非法裝閉路電視，本來用作偷窺，不料拍攝了整個過程！」

我：「啊？閉路電視裝在芳芳的房？」

警員：「部份正確。正確答案，是在大廳及每一間房！包括你！」

嚇到我差點跌落地：「啊？不是吧」

警員：「冷靜～就在廳及各房間的大時鐘，以及高身衣櫃，都有針孔攝錄機，然而只有共用空間、芳芳及無窗房是啟動了攝錄，看來他只對女的動態、更衣有興趣。兄弟可以放心。

那閉路電視算高科技，用人工智能，在房中有動作如起床、走動時，通知Jason，所以他對女生房動態瞭如指掌，既可早去打搞芳芳，又及時在樓上住所趕過來調停。

當然他不是真有心救啦，只怕事情鬧大，他操控賣淫的事會被揭發吧。

我們亦發現他的雲端儲存，有大量偷拍片段。

見你及另外幾個沒有涉事、不在場，同時又有錄像將口角、動武整個過程多角度拍攝，有上庭紀錄，



就1沒懷疑你們了，對口供就好。好了，我能說的就這麼多，放心，我們警方已幫你拆走針孔攝錄機，保重！」

回到家，異常寧靜的劏房屋更顯愁雲慘淡，劏房空氣本已不流通，打機聲及叫床聲，都因各人違反入境條例 / 逾期居留 / 非法賣淫、非禮 / 企圖強姦 / 打鬥等罪，快將被送回老家，嘈雜交響樂不再，反而周遭靜得令人窒息。

就算警方已拆走鏡頭，不免猶有餘悸，加上居住空間狹窄，索性用兩天，極速找到新落腳地。把行李箱拉落十樓樓梯，走到距離十五分鐘步程的新居，一個得獎組屋，將會與屋主同主，期望開展新的一章，否極泰來。

漂泊羈旅，寄人籬下，大概是僑民必經之路。